

## 又见米胖香

□谷均

## 小院冬暖

□徐国南



资料图片

这几天，在岱山虎斗村道路口总会有一个爆米胖的老师傅，他身材瘦削，穿着灰暗色调的旧大衣，头戴一顶小帽子，行踪不定，却又能在我们下班路上不经意间出现在某个村巷口。“爆米胖来啦！”随着一声气韵悠长的吆喝之后，旁边围上了好多人，已是多年未见，有点意外，遂驻足围观，参与闲聊。

“多少一‘炮’？”

“大米、玉米25元，年糕片30元，自己米带来20元。”米胖师傅微笑地回应着。

“是啊是啊，以前弹米胖是小板车推着来的，现在米胖师傅是电动三轮车开着来的；以前是木柴加风箱的，后来木柴加烧煤，风箱也改为鼓风机，现用煤气了；以前弹米胖要五分或者一角钱一‘炮’，现在二三十元了；而且不用自带粮食等原材料，可用微信、支付宝付钞票，不用收现金，以前也没有吧？”

“当然当然……”

围观的人们纷纷问询着，述说着以前和现在的差别，感慨着时代的变化和进步。这也慢慢地勾起了我童年的回忆。

米胖是我们童年过年时每家每户必备的零食。每逢春节临近，米胖师傅一般会在冬闲的某个下午选择一处村口的拐角处或墙边屋弄、空地操场，摆摊做生意，安置好黑乎乎的道具（老式的米胖机有人形象地称它为大米增胖器），中间鼓两头细，像个横卧着的大肚子的花瓶，开始劈柴生炉子。然后，打开米胖机头部的盖子，加一勺约半公斤多的米粒进去，再抖落点糖精，垫一张裁好的报纸，便合上盖子，拿那根黑乎乎的铁棍扳紧搭扣，把立起来的米胖机平架在燃起柴火的炉子上。接着，他就一手拉扯风箱，一手单摇那个黑筒子，左右开弓，经过加热，等到压力升高到一定程度，见时间差不多了，他就马上对着米胖机一翻操作并和着一声“放炮嘞”的吆喝声响起，四周的小孩们紧紧捂住自己的双耳，刹那间“嘭”的一声震天轰鸣，只见一团灰白浓郁的烟雾冲天而上。打开盖子，胖乎乎的米胖会从米胖机里喷到接口布袋

里，再倒回到漏斗里。大人们付过加工费后，端着满满一畚斗米胖回家去了，一路香气四溢。

在这过程中，我们小孩总是欢呼雀跃地兴奋着，从知道米胖师傅过来爆米胖，就缠着自家的大人也要爆米胖或年糕片去，并帮着大人拿畚斗和木柴，快乐地围观整个过程……

在农村，每到春节前都会有一次爆米胖，我家也不例外。爆好米胖后，母亲会分给我们兄妹每人一大捧米胖，然后把其余的米胖倒进塑料薄膜袋中，当然不能太热，然后用布条捆扎好，以防受潮变味，告诉我们说：“这些要放到过年时再吃。”

到除夕这天，母亲再召集我们兄妹三人分一些米胖和一些油炸番薯片，叫我们自己保管、安排着吃，当然一同分给我们的还有祖母准备的其他各种过年糖果零食。年少的我们总希望自己能多分一些，母亲此时绝对公正公平，果断拒绝要求，表示三兄妹都是一样多。

俗语说“小孩盼过年”，原因之一就是过年时有平时难得一见的美食的诱惑。爆好米胖到除夕总有几天的间隔，已知家里有如此美食，怎不设法早日享受？于是趁大人不在时，我们小孩子总会偷偷地去打开那个塑料薄膜袋的封口，伸手进去捞出点米胖放到兜里，学着大人样小心翼翼地把布袋捆扎好，然后躲到一边抓一把白花的米胖塞进嘴巴里咔嚓咔嚓吃着。

有次被母亲发现了，她把我叫去询问，批评说，米胖虽然是家里的，但未经大人同意也是偷的行为，做人不能有这种行为的……一直说到我承认错误才息。当天，母亲还叫齐我们兄妹三人，强调一下小孩未经大人同意，不能随便偷拿家里的东西，包括米胖，想吃要跟她说明。这就是大字不识几个的母亲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教育着她的孩子们做人的道理。

岁月如梭，时光荏苒。米胖独有的味道是留在我们心底年少时的共同记忆，承载着那个物质匮乏年代的欢乐、成长、父母的爱和家庭的温馨。

老家的小院子，南面高墙，东西灶房，北临堂屋。堂屋左侧弄堂，弄堂门一关，寒风吃了闭门羹，无奈徘徊门外。而小院子里却是暖暖的。

半个世纪前的冬天，刮西北风下雪结冰是常见之事。每遇到这样的极寒天气，邻居宝庆老太、德位老太、友根婆等几位老人就常来我家的小院子取暖聊天。

记得有一天早上很冷，约零下四五摄氏度，水缸里的冰结得足有两三厘米厚。一大清早，母亲就生火烧炉子洗大头菜。我以为客人要来，母亲说，等些几个老人又要来坐的，烧点水，给他们暖暖身。到9点左右，那位独居的德位老太就移动着小脚，缓缓步入弄堂，进入我家小院。

“走进这里就是暖和。”“你住在北边，后面又是晒谷场，无遮拦的，肯定冷。”听到德位老太的声音，母亲边说边端了把椅子，并拿了块棉垫布，放到堂屋门前，请老太坐下。

老太连忙道谢。她刚坐下，其他几位也相继到来。母亲又连忙端了两条凳子过来，随之又斟了茶。杯子冒着热气，温暖在一点点蔓延。老人们边接杯子边道谢，脸上写满了感激。

“这么冷天气，你们这么早。”张阿太提着火炮步出灶房。张阿太和我家住同一院子，堂屋门右侧即她家灶房。看到她，一旁的友根婆忙起来让座。

张阿太连忙谢绝，说：“你是客人，应该是我让给你的。”并随手将自己的火炮递给了年龄最高的德位老太。老太再三推辞不过，便接过了暖暖的火炮。张阿太自己则拿出草鞋耙，边和大家聊天，边编织草鞋（每双五分售给社员上山劳动穿）。

正当大家家长里短地聊着，母亲又提着茶壶给大家添茶，在道谢声中，烟雾袅袅。

临近中午。碧空晴朗，暖阳高悬，阳光洒满小院。

正当老人们要起身告辞，母亲却捧上了几碗大头菜年糕。因马上要烧中饭，老人们哪里肯吃。母亲说：“就当中饭吧，这里暖和，太阳多晒会儿。”大头菜是母亲自己种的，而几块手工年糕是我小姨送来的。母亲自己吃番薯渣年糕，而将两条晚米年糕（那时早晚两季稻）切成几段给老人品尝。甜丝丝的大头菜、柔软的年糕下肚，一阵暖意涌起，浑身暖和。“饭也吃饱哩，索性再坐会儿。”德位老太说。几位老人都笑了，笑得那么幸福。

记得小寒前后的一天下午，外面北风呼啸，天色灰蒙，约零下两三摄氏度。小院里却很热闹。大家围坐在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旁边说古道今，当有人说到伤心处感到哀伤时，他就鼓励别人，并拿自己和别人比较，说自己幼年失怙，在旧社会给地主放过牛，当过长工，染上眼病后无钱医治以致失明，尝尽了人间悲苦，现在对生活前途充满信心，相信有共产党的领导，生活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好，何况大家呢。德位老太、宝庆老太都是独居老人（五保户），生活由政府照顾，连忙应和说：“是啊是啊，像我们这样的人要是在过去，不是冻死就是饿死了。”大家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心里暖乎乎的。

这位失明老人是我大嫂的父亲，浙江镇海人。他每隔一两年总要来女儿家，所以老人们都与他较熟悉。他虽为盲人，但生性开朗乐观，讲起来天南地北漫无边际，且很会鼓舞人心给人温暖。

大家谈得正欢时，大嫂从厨房里搬出一大碗热气腾腾的芋艿，放在老人们面前，又转身拿来几双筷子。大家都说“并不饿，真是太客气”，“这是我爸从镇海带来的，趁热，大家尝尝味道。”盛情难却，大家就动起筷来。大嫂的父亲告诉大家，这奉化芋艿头，有几百年的历史，味道香而柔软，镇海人办酒席少不了这道菜。

北风劲吹，天寒地冻。小院里却热气荡漾，暖意融融。



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市区天气：今天阴有时有小雨，下半夜到明天阴有小雨夹雪或小雪，明天夜里转阴天。今天气温：4-8℃。明天气温：0-4℃。市区风力：今天西北风7级阵风8-9级，上午减弱到6-7级阵风8级，下半夜到明天偏北风7级阵风8-9级，明天夜里起6-7级阵风8级。今天蓝天指数为五级，有云层覆盖，出现蓝天的可能性较小。今天森林火险指数为二级，不易引起森林火灾。

舟山市气象台2024年1月20日19时发布